

后浪出版公司

新千年 幻想

王陌书
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后浪出版公司

王陌书
著

新千年 幻想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千年幻想 / 王陌书著. --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220-10614-9

I. ①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5675 号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(北京)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XIN QIAN NIAN HUAN XIANG

新千年幻想

王陌书 著

选题策划
出版统筹
编辑统筹
特约编辑
责任编辑
装帧制造
营销推广

出版发行
网 址
E - mail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后浪出版公司

吴兴元
梅天明
朱 岳
刘姣娇 周晓琴
墨白空间·韩凝
ONEBOOK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scrmcbs@sina.com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143mm × 210mm

6

113 千

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2018 年 2 月第 1 次

978-7-220-10614-9

29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目录

1	游戏规则
3	人类出没的旅店
15	搭车游戏
33	自杀森林
51	新人生
65	黑 箱
77	结婚者步行归乡
95	灰白与寂静
107	雨夜怪谈
119	蓝色水族馆
131	自由泳者
143	重 叠
155	在自行车城
167	不死传说
179	后 记

游戏规则

1.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于生之后、死之前。
2. 这是作者、读者、肖马之间的游戏，既在文字之内也在文字之外展开。
3. 十三个篇章，这个数字不是出自最后的晚餐，而是出自幻影旅团，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。
4. 肖马的所有行为都出于一个动机——青春。
5. 我们在游戏中互相寻找，在相遇后分离。
6. 原则上作者、读者、肖马之间不存在同类的感情。
7. 不允许任何两者之间针对第三者的密谋。
8. 读或写都是参与的方式。
9. 互相之间可以欺骗。
10. 肖马不是一个个体，而是一种现象。
11. 读者不可以认为肖马是作者的替身，作者不可以认为肖

马是读者的替身。

12.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、思考、寻觅，期间，读者不可以破坏作者已经建构的东西。

13. 【空白】

那么就让这个年轻人的游戏开始吧，开始这个关于出现与消失的游戏，我们遵守游戏规则在文字的迷宫里捉迷藏。在沉默、荒凉、易于回忆的文字世界中，不必期待花与鸟、不必追求偶然或必然，于飞逝的时光中高高地抛起一枚硬币，看它在空中反耀一点微不足道的光芒；从仰视的角度欣赏它不断地翻转，在落下之前，我们深呼吸地等待着……

人类出沒的旅店

——很久很久以前或很久很久以后

在未有人类以前，悬崖上出现城堡是许多世纪之后的事，以弧形姿态提供跳海自杀平台的大桥也还没有成形，只有植物的原野上空每千年才飘落一根容易与树叶混淆的羽毛。其时，世间并不存在能够分辨彩虹的眼睛，就更不用提可以产生重影的复眼了，毕竟动物只是植物的一种分支——仅有的区别是动物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，而植物吸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气，地球在变冷或变热可以说明很多的问题。

死与生的概念还没有分清，没有大脑进行思考，因为没有发声与语言，一切有如于白昼闭眼而黑夜睁眼的哑巴。海的声音被保存在一枚漂亮的纹路右旋的贝壳里，它被带到内陆深处，几个影子围绕篝火想要聆听海的声音，尽管这几个家伙还没有进化出耳朵。

当人类出现在世界上之后，原有的情况被改变，肖马只是其中渺小的一个，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或很久很久以后——

从肖马的卧室远眺可以看得很远，每天清晨太阳从目光尽头升起，搬来可以摇晃的藤椅，在等待夜幕的过程里他可以喝掉六瓶自酿的黑啤酒，如此打发掉一天时光委实惬意。他的房子宛若平原上伫立的孤堡一直等待着来客，似乎这里巧妙地处在一切道路的交叉点上，作为失落的场所供他经历缓慢的衰老。他被关在无菌的玻璃容器里一般，可以看见边缘却走不出犹如深井般的自我。外面的世界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，可是肖马连一个细胞乃至一片树叶都不会去关注，何况是最为细微的原子和分子——他也想到，这个世界看待他，就跟他看待分子和原子一样。

了解世界，只要有照片、绘画、万花筒就够了，搜集片段化的证据就可以组织起只供自己相信的真相。他的住宅同时也是旅店，一共来过四个客人，他们风尘仆仆从远方来又到远方去的间歇，在这里度过一个上午、下午、晚上或者更久。而肖马拍下他们的照片，采集他们的羽毛、鳞片、皮屑作为标本，并写下关于他们的笔记。

我跟你都只是远远观望，防止自己成为肖马的客人，防止指甲被他采集作为标本。

灰色只是颜色中的一种，而肖马也只是人类中一个，他的特点估计会在其他人的特点前缺乏凸出性，例如相较于长犄角的人，左右瞳孔颜色不同的肖马显得怯懦自卑。在这个不以公元计时的年代，人类对银河系外的宇宙进行殖民的年代里，人类的互

相疏远究竟何等严重？想必是如同开一瓶香槟倒入灰色而非蓝色的大海，酒精会被稀释得微乎其微，所有的鲑鱼都不会喝醉。

有的星球仅居住了两个人，不可避免，互相希求的两人，他跟她得为寻找对方而穿过钻石的荒原、金属含量超标的河流奔走一生。肖马想，如果他只能在白天开着吉普车出行，每到夜晚就由于得不到阳光而血液变冷陷入了休眠的状态——虽然发出热光的那一颗恒星肯定不叫太阳；她则热衷于乘着私人游艇曳航于午夜，白天若是在室外太久皮肤会脱水，她总是在潮湿的洞穴深处的浴缸里浸泡着，等待天黑以后的星光出现——那里可能没有月亮，当然也可能有几个大小、形状、色泽不一的月亮。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差异太大所以注定孤独，得到错过终生的结果。这件事记载于《百科事典》，每当肖马读完都不免感慨一番，说不定还会吟诵一两首诗歌。虽然包括《百科事典》在内的他所有的藏书，都是他自己编写的。

这种行为应该说是想象力的外延，而不能说是学术造假，足不出户的肖马和登月者有什么区别？登月者也只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，相信他一定对那乳酪色的荒漠印象深刻。而肖马每年绕行太阳一周，虽然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也这样，不过现在这样的人寥寥无几。感觉乘坐地球这种交通工具的人越来越少。

肖马的想象总是可以从旅客那里得到印证，那些异乡人出于偶然的必然来到这里，出现了四个以后还会有其他人出现。似乎想象是有十二支桨的柏木船、双引擎的螺旋桨飞机、八只巨型轮胎的汽车，可以将他载去远方，无论多么偏僻的角落都可以涉

足。因此他笔下的故事往往是发生在宇宙另一端的悲剧、喜剧或哑剧，当然悲剧永远是主流。发生在猎户座的故事不会像光一样在穿过若干光年后传播到地球，只能依靠流浪歌手。以前的一个旅客对肖马很感兴趣，蠕动身上类似穿山甲的鳞片：“我从你难以想象其摄氏度的地心出发，游过熔浆，挖空的隧道几乎导致大面积的地壳坍塌，可为什么你可以比我更了解我？我开口之前就被你的敏锐洞察了内心深处的隐秘，难道我像透明的玻璃那般让人一目了然不成？”

“请不要对我说‘难以想象’这个词，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，你依赖害怕强光的眼睛认识一切，而我依赖可以容纳黑洞的头脑认识一切，想象跟宇宙膨胀的原理相同。第一，起点都是一无所知；第二，都不存在尽头，教科书上说的尽头其实是未知的代名词；第三，我的脑海里不会出现想象不到的东西，宇宙不会扩张到宇宙以外的地方去。”这便是肖马的看法。然而她却正在忙着用肢体动作向他求欢，这下他才证实——确切地说是接受她为异性的事实。

原本就由于要照顾她的习性而没有开灯，肖马在看不清对方面孔的情况下变得结结巴巴不知所措了，她那只有三趾的手或爪试图解开他的皮带。在黑暗中对方可以为所欲为，她可有着挖掘地球南北极的不懈毅力，最终他下定决心，借口脱不下她的鳞甲无法接触其裸体而表示拒绝。

“抱歉，一时之间情不自禁了，实在让我觉得羞愧。幸而没有开灯让你瞧见我不知耻的表情……”她啜泣起来，他赶紧系好

松开的皮带与她保持一定距离。他一时语塞，她居然一副受害者的姿态令他无法接受，心想自己才是受害者好不好。

那以后他养成了开灯睡觉的习惯。

路过这里的旅客无非两种，一是追溯起源者，二是寻求结局者，因此他们注定不会留下替肖马开垦种土豆的荒地，他们离开也就不会再回来。有时候肖马都搞不清是他们遗弃了自己还是自己遗弃了他们，肖马与他们的不同不仅在于外貌，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味追求而肖马一味等待。

人类对宇宙的殖民现在也在继续，肖马想，倘若旅行者们在某地的旷野发现了废弃的火箭发射井，就犹如原始人发现了同类留下的篝火痕迹。如果发现钢架还残留着余温就马上搭起另一座发射井去追赶，以免抵达另一个星球时只能又看见一座残留余温的发射井，被对方先走一步。已经是一个人进行太空旅行的年代了呵，也就是说将蔓延至人类灭绝为止的绝症——孤独，已经传播向太空最深处，比花粉要迅速。

和声音不同，这可以在真空中传播，只需要憎恨、轻蔑或无能为力的爱，孤独对媒介体并不挑剔。

第一个旅客出现时恰逢雨天，她出现在窗外而非门外，翅膀不停地拍打足以防弹的玻璃。她慌乱的身影与被风吹得摇晃的树冠混同，惊恐的呼声既哀伤又动人，当时刚刚度过旱季，肖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么漂浮匆匆的乌云了，雨急促地敲打屋顶，对他来说这有如敲打蜗牛的外壳。

很长时间里他都装作没听见，她每隔一会儿会围绕房子低旋

一圈，他等到再也装不下去才去打开窗户，放她进来的同时也放进了足够洗澡的雨水——虽然是酸雨。她抖动羽毛的动作弄湿了地板，双手抱住略显丰满的胸脯，齐肩的长发虽然披散着，却露出小巧精致的耳朵：“冷呵，外面冷得不行哩。我的脚爪一个劲想要蜷缩抓住些什么，抱歉，刮坏了你的地板呢，实在感到抱歉。之前在云层下飞行几乎被闪电给击中……实在觉得有些丢人，饶舌了这么久还没有自我介绍……我没有名字，居无定所就像云朵，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爱好，毕竟未成年……”

“得得，说了这么多等于没说。”他打断她略显幼稚的讲话，“想必你看了广告知道这里是旅馆，那么请你给我一根羽毛再讲一个故事，作为你在这里休息的交换。另外——你是否需要一件上衣，这样暴露着上身我很不好意思。”

“不需要呢，那多麻烦呀。”她天真地说，下意识地扇动翅膀结果撞到了天花板，“活像个笼子，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想办法住得宽敞些，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像囚犯，要知道没有翅膀的人都是地心引力的囚徒。对了——”她用有些纤细的手从翅膀上拔下一根色泽漂亮的羽毛，她的手臂纤细得犹如百合：“诺，作为你收留我的交换，还可以多给你几根，不久之后就是换羽毛的季节了。”

他把羽毛夹在厚厚的字典里，然后对有着鸟类下体的她嗤笑：“用于制作标本的羽毛一根就够了，若是可以就请再给我一根头发，寓意不同的，头发可以系在手腕上。你以前在海边住过的吧。”

他把字典放回书架上的原来位置。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如果洪水漫过房屋的话，肖马恐怕还得拜托她以脚爪把自己拎起飞走，一直飞到生长灌木丛的高地为止。不过瘦弱的她估计没有那样的力气，最多会答应带走他的一件衣服吧。不管怎么说这个天真的少女等到雨停便会从其中一扇窗户飞走，不再回来。

“才不，才不给你头发哩，被头发系住的羁绊哪怕是一生也挣脱不了，我不希望也不允许自己在地面上有任何牵挂，那我会变成不自由的风筝的。”她略一沉思，小口小口地啜饮他泡的加糖咖啡，一直看着窗户，目光穿透玻璃迷失在雨中，似乎已经厌倦了交谈的短暂幸福，“是的，我曾经在海岛上待过，我喜欢唱歌——为了不陷入沉默。我看见过一只帆船出现后消失，留下无言的空白。”

“上面有我认识的人呢，我想。”他喝的饮料是绿茶，苦涩几乎成了他的发音。

她在室内这样活泼导致肖马发觉自己太死气沉沉，不知为何他想到了捕鸟人这种职业，手持一根竹竿，腰间系着一罐掺杂了蜘蛛丝的胶水，进入林间模仿鸟叫——布谷——布谷——她说：“哦？你做过水手？”他笑了笑：“哪里，这样想过罢了。我想那个船长应该被判处十年的漂流。”

“我不会讲故事，抱歉，可不可以唱支歌代替。”

“当然，非常乐意。”他从椅子上跳起，“不过得等一下，我得先找两团蜂蜡堵住自己的耳朵。”

雨水停止的时候——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从窗户离去。

第二个旅客出现的方式有如死刑般明白无误，允许别人埋怨，允许别人准备，就是不允许别人避免。过程长达六天之久，可肖马还是来不及接受，那时他已经忘记了有羽毛少女的面孔。旅客从他家地板的缝隙里钻出后的很长时间里都遭到忽视，起初他误以为那是一株蛇葱。

在第二天旅客长出了三片叶子，几乎要在室内开出花来引人注目了，顺带一提他给人的感觉像仙人掌，即便开花了也像。肖马说：“老兄，就这么不经过主人同意登堂入室可不好，日后你的根茎蔓延开来势必动摇混凝土的地基。我这里是旅店，不是免费的。”

旅客以唯唯诺诺的声音暗示自己的柔弱，他的皮肤长着自然褶皱，也许在他身上切一条口子他也需要半个月才能反应过来：“请不必担心，我最多再打扰您五天，我要到天上去。有什么话要捎去的请把留言写在我的叶子上，记住要用防水且不褪色的红墨水。等到秋天就可以收到回信，在叶落的季节。”

“我这人属于特别有耐心那种。”肖马从他身上摘下一片叶子，“这是我应得的，我可是非常喜欢标本的人。”

第三天，穿透天花板的旅客形状改变得近似于榕树，从身上裂缝处的沟槽里淌出可能有毒、也可能可以作为药物的白色液体。寄生的蘑菇和苔藓怎么会长得这么快？他的眼睛、嘴巴、耳朵错乱地寄生在上面，巴掌大的树叶没有风也在飘动，那是他在向肖马招手致意。

当然肖马的反应不算太迟钝，于是很自然地在他旁边放了把

锯子警告他不要任意妄为。可是到了第四天早晨，肖马起来刷牙时便明白自己对他几乎无能为力了，他的绿荫从屋顶上钻出，如伞一样遮蔽了房子，肖马的寓所和他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。至于那把派不上用场的锯子已经不知所踪，而肖马觉得自己恐怕将在下一个日出时无家可归，得在荒地上搭起简易帐篷生活了。

肖马通过梯子攀爬到他耳边，朝他那可以筑起鸟巢的内耳喊：“混蛋，你看你干了些什么？你把藤蔓伸进我的卧室时可不可以小心我的餐具还有我的镜子，你身上的蜗牛爬进了图书室，在一本又一本书籍上留下散发恶心气味的黏液。我想，即使你离开对我而言也是个噩梦，因为这里永远是你向上攀爬的第一级阶梯，是你的出发点！”

“这可不能怪我哟，我一直没动的嘛，连喷嚏都没打。”旅客开始耳聋或者说开始装作耳聋了，话语也比以往粗鲁，甚至会吐露肖马这个黑话行家都听不懂的黑话。的确，他可以目中无人了，他甚至说自己的梦想是像电灯吸引飞蛾一样吸引接连不断的自杀者。肖马暗自发誓，绝不以他为阶梯攀上天空的顶端寻找巨人。

第六天，肖马在第七天到来前伐倒了他，那时跟旅客对话都是一种憧憬、一种幻想。肖马拿出吴刚伐月桂树的那种坚持与不懈，在耗尽了一公斤当量钚的核电池后，用有两台发动机的电锯锯倒了他。那一刻，飞蛾、白蚁、蝙蝠纷纷成群逃出，构成了不同方向上的虚点，留下中空且滋生邪恶的躯壳。这位旅客来自于生，去往了死。

于是肖马把第七天定为休息日。

那以后他搬家到现在的住所，第三个旅客，也就是那个导致他养成开灯睡觉习惯的家伙在这里出现并消失，她的一片鳞片被泡在福尔马林里，跟一具壁虎的骨骼标本并列。

一周前第四个旅客到来，那时肖马刚好在室外写生，于是很自然地把她画入了风景写生中，她也确实是一抹漂亮的风景。她赤足走在旷野中，对一切都不在意，既轻佻也温柔，宛若一座冰山漂过般悄无声息。从看见她的第一眼起他就确定她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或许他跟其他人类的差异只是在进化与适应的分岔中产生的特点，他称之为手的部位他们称之为翅膀、蹄子、爪子、触手……仅此而已，就像人类的面孔互不相同一样。

然而他和她之间似乎存在不可跨越的距离，他没有向她打招呼而是放任其离去——为了让自己事后后悔，尽管那样做也只是徒然。他第一次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不可逾越，就像寒武纪和三叠纪的化石一样，也许长久以来追求的异类就是她，一个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过于平凡的她。

肖马在事后后悔没向她索要头发。

在他自己编的《百科事典》里，关于人类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，一是所有的生物都是人类的分支，这个物种注定在进化或退化中互相疏远至不认识的地步；二是凡是自称为人类的生物在内心深处都否定别的生物是人类，也就是说“人类”仅为一种自称，与“我”的意思相同。

次日她重新出现在肖马眼前，从这里到那里，脸颊上的一抹泥污掩盖不了她的单纯。她迷路了，所以在旅店附近逗留，或者

说一开始就只是没有目的地流浪，她的腰间系着一束野麦。他把她领到自己的画室，没有交谈，只为其画了一幅水彩肖像，她是个不合格的模特儿，一点也不配合肖马，一直在面向看不见的东西发呆。在她眼中，肖马或许与画架没有任何区别。是的，她没有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触觉甚至味觉，没有任何感觉却可以微笑地漫步于世间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天真与一丝乐观，他说——她宛若一座冰山，寂静而又不留痕迹地漂过尘世。

她的脑海只是一片空白，安静、单调、忧郁，不会出现一只信纸折叠的船产生波动，她的存在仅仅证明了沉默。于是肖马也选择不语，不再困扰于纷繁的思绪，他的左瞳是黑色而右瞳是紫色，这并不影响什么。在他急促的呼吸下她异常平静，他有些惊讶她居然不会忘记呼吸的方式，室外是纯粹的夏天，而他拥抱着她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。

他甚至不敢直视她那看不见的眼睛，因为那样会看见其瞳孔中的空白，他羞愧得想要哭泣，而她既不配合也不拒绝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她的手指从始至终在他的后背上画圆圈，在这时肖马根据两人的裸体确定了两者是人类。也许她天生就上好了发条，被放在世界这个巨大的八音盒上流浪，无论遇见了谁，在接吻后都会由于磁铁的效应而告别，直至发条停止运转时，一曲终了。她也不会再出现在别人的风景写生里，她会变成坏掉的人偶。

事后她条件反射地穿上外衣，肖马替她系了背上的扣子，就像记忆金属改变形状后又恢复原状一样，她离开了，而他留下了一根作为纪念而非标本的头发。